

太原地铁站名掌故⑪

郝 波

长风街站

长风街站位于小店区长治路与长风街交叉口，总建筑面积18563.99平方米，车站共有5个出入口。该站工程规划名、公示名、最终确定名都为长风街站，因位于长风街两侧而得名。长风街系新中国成立后新建道路。在20世纪30年代末，日军曾在此设置军营，后阎锡山骑兵部队亦驻于此。营盘为军营之俗称，该营盘位于三营盘之南，故以顺序称为三营盘。形成街道后，因位于三营盘之西，故曾名为三营盘西街。1982年取《宋书·宗悫传》中“悫年少时，炳问其志，悫曰：‘愿乘长风破万里浪。’”中“长风”二字命名为长风街。

长风街站东侧的亲贤社区，原为亲贤村，古称凤凰村。清康熙《阳曲县志》

记载村名为亲贤村，取《中庸》第二十章“仁者，人也；亲亲为大；义者，宜也；尊贤为大”的“亲、贤”二字，寓意为孝亲尊贤。据清道光《阳曲县志》记载，村内原有结义庙、慈云寺。结义庙是供奉三国时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的庙宇，新中国成立后被亲贤学校占用，1975年被拆除改建为小学教学楼。慈云寺是供奉观音菩萨的寺庙，后被洪水浸泡后倒塌。村民将寺内塑像移至结义庙东侧，新建慈云寺。1948年，阎锡山军队构筑防御工事时，慈云寺被拆除，现体育路与亲贤西街交叉口南侧路中大槐树即为慈云寺内的一株。

长风街站周边为太原市小店区的商业中心，分布有天美新天地、北美新天地、凯宾斯基酒店、居然之家、山西世贸中心等商贸建筑。

在古代，被是个总称，大被叫“衾”，单被叫“裯”。被的大小，以幅的多少为计，幅是布帛、呢绒的宽度。两幅的被最小，三四幅的被最为普通，也有更大的被。三国时，江夏人孟宗游学，母亲为他做了一床十二幅的被，并向别人解释说，小儿没有什么本事，怕朋友不理他，做个大被，可请清贫的书友同用，多受些教益。

先秦时代的妇女流行一种背负小儿用的东西，名叫“襁褓”，大约宽一尺，长二丈。襁，指布幅，褓即被子。用“襁褓”带孩子的风俗，在我国一些地区至今还可以看到。比如壮族传统襁褓用多块异色缎子拼接镶嵌而成，上用彩色丝线绣以花卉鸟兽图案，并以几何纹做边饰。

我国历史上还曾出现过“纸被”。南宋哲学家朱熹曾送给诗人陆游一床武夷纸被。陆游收到后，写诗答谢道：“纸被围身度雪天，白於狐腋软於棉。放翁用处君知否？绝胜蒲团夜坐禅。”看来质地很好。明代学者龚诩在《咏纸被》诗中写道：“纸衾方幅六七尺，厚软轻温腻而白。霜天雪夜最相宜，不使寒侵独眠客。”看来“纸被”的保暖性还是相当高的。

被子趣话

阎泽川



多福寺

入夜，可以清晰地听到城市的呼吸声。此时，城市像一个熟睡的婴儿，睡姿可爱，梦中的笑容甜美。

第一次听到城市的呼吸声是在下夜班的路上。路旁有一条小河，我开始以为听到了流水声，听到鱼儿嬉戏声，听到夜鸟的喝水声，听到了倒映在河水里星星的呓语声，其实，都不是，过了很久，我才意识到，这是城市的呼吸声。我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，城市的呼吸舒缓、轻松、平稳，略有那么一丝亢奋。那是在城市发展最激进的时代，城市每天都在向外扩张着，城市里，最不缺的就是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，数不清的脚手架和塔吊高高竖立着，像是在宣告自己坚强的体魄和过人的精力。我看到，风华正茂的城市奔跑着，不分昼夜，不管风霜雨雪，不怕前路坎坷，那时我有点害怕，城市就这样不休息不睡觉，总有疲累的一天，总有生病的时

灯下案语

城市的呼吸

谢汝平



候，到那时该怎么办？现在，我终于听到城市的呼吸声，原来城市也会休息，原来城市也是后半夜入睡，还有轻微的令人心醉的鼾声。

我靠近城市的肺，那一片片最为怡人的城市绿地，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更为真切地感受城市的呼吸。要想城市永远健康永远精力充沛，保护好它的肺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，那一片片干净柔软的绿地，有着毛毯般的绿草，在微风吹拂下一起一伏，这呼吸令人放心得很。

城市的呼吸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不

是我的臆想。每次闭上眼睛，我就能想象城市的样子，有时像孩子，有时像成人，有时像姑娘，有时像小伙，有时又像老人。当听到城市短促沉闷的呼吸中偶尔夹杂着咳嗽声时，会让人心中慌张。每个人都是城市的听诊器，都应该多听听城市的呼吸，听听那无法掩饰的真实声音。尽管我们不是医生，医不了城市的病，却都是城市的缔造者和建设者。个人健康与否关系着城市是否健康，一个健康的城市和健康的人一样，肯定面色红润，肯定呼吸沉稳，肯定脚步有力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纪实

偶尔，有麻雀成群地从身前斜斜掠过，钻进灌木丛中。喜鹊在草地上觅食，自由自在，目中无人。在城市，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鸟了。鸟的胆子也比从前大了许多。鸟的胆子大了，人的胆子却小了。空气宁静而沉郁，仿佛河道里寂寞的水草，世界空旷得如此不真实，甚至让人怀疑从前的熙熙攘攘都是虚妄的。是的，单从空气清新度和人均占有空间来看，南沙河两岸无疑是疫情期间最理想的散步之所，但是，人们却不敢来。为什么？陌生。什么陌生？肯定不是路边的垂柳、银杏、碧桃、山楂树、西府海棠、龙爪槐，肯定不是路边的紫叶李、楸子、水栒子、榆叶梅、雏菊、三叶草，也肯定

不是河道里的水、泥土和石头，而是迎面而来的人——极少的人，几乎遇不到的人。空气再新鲜，空间再开阔，春天的气息再浓郁，都很少有人出来，只因某时某刻一旦有人戴着口罩出现在你的对面，那个人便是陌生的，陌生便可能携带着病毒。陌生的病毒早已让人焦头烂额，对面再走来一个可疑的人，心底暗藏的恐惧便会几何级数放大。极小的概率，极大的不确定性，这就是这个春天从我们的生活中隐身的原因。世界因陌生而可疑，因可疑而恐惧，因恐惧而更加陌生……难道这就是所谓的“天地四时不相保”？一向豪横的人类终于学会退让，宁肯一家人挤在逼仄的家里，都不肯走出楼门半步。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我逆着晨光而来，空气清新而紧张。我穿过泛绿的植物，南沙河两岸的风很弱，草木清香沁人心脾。我想汾河上的风或会很大，很浩荡，可即便站在南内环桥上，也感觉不到风的凛冽，更别说“贼风”；然而，“贼风”此刻就在吹，一直在吹，只不过，它不是吹在人的脸上，而是吹在人的心里……

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几个队干部私下合计，号称补贴工分，就地分掉二百斤玉米。记工员那里多记工分，食堂多领饭票。公社拖拉机来耕地，借机大吃大喝。平日里饿了，他就到食堂要一个馍吃。按他个人的回忆交代，1960年到1961年，他白吃馍馍二百多个。在那个饿肚子的年月，吃一顿饱饭多难。

有时候，一个馍馍就是一条命啊。

队长的威风还不止这些。惩罚社员，他可以喝令社员停工回家。不听话，可以让食堂止了你的饭。停了饭，只有饿着。停了工，没有工分，拿什么吃饭？翻看他的检查就知道：

1960年8月有一天，我和社员金菊，劳动时发生冲突，拿队长之权，罚金菊少吃了一个馍。

1960年，在队里劳动，和社员世忠因为做活质量发生冲突，就不让他在队里干活了。

1962年，派社员养孩去担粪，他不担，我没有说服教育，就停了三四天不给他派活。

“三清”“四清”最后定案，我们队长贪污盗窃私分私拿等，共折款五百

二十七元一毛七分。由于检查得好，退赔得快，没有给处分。

我们的保管跟上队长占便宜，粮油过手，不给他留点好处怎么得了。1960年，1961年这两年，保管私分粮油，损公肥己，折款二百零四元。这些钱款，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多少。那可是在60年代，一斤小麦一毛多，一斤白菜几分钱，一斤猪肉也就三四毛钱。整个国家货币流通总量很小，那时钱值钱。我们的队长一家八口，四个强劳力，一年分红，也就一百出头。五百元，就是一个人家五年的劳动收入，想起来怕人。他们搂回家的，大量的都是小麦食油。在困难年月，粮油国家统管，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出来。

随笔